

「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」補餘

蔣復璁口述
林淑蘭筆記

我的家庭

我這一生所受的教訓和背景關係，對我影響很大，我的父母和兩個兄長，以及太太都是我最近的人。我的父親是個讀書人，是前清的貢生，年份滿了，給了儒學訓導的名份。前清每個孔廟都有個學，有人來管學，這個頭銜只不過是個名義而已，不是什麼官階。我的父親有許多學生，跟著他學八股，準備考試用的。我父親在家開了私塾，在家教書時我跟著學。我是兄弟最小的一個，父母對我這個最小的兒子極其寵愛，而我從小體弱多病，入學較慢，啓蒙的老師使是我的父親了。

我在家裏的私塾讀書時，有時跑到廚房裏，有時在外頭玩，當我媽媽說話了：怎麼到處跑呢？我爸爸就管得嚴一點。因為父母都很疼我，所以我唸書有點邊玩邊讀，父親管我也是時而緊，時而鬆。我跟著父親讀了四書、左傳、禮記，而五經卻沒讀完。當時已有新制課本，晚上有時間父親就教我讀歷史教科書。我最初的求學階段由老太爺自己親自教的，因為寵愛的關係，管得並不緊，我從小沒被打過，唸書也唸得很輕鬆沒什麼壓力。

我的媽媽很疼我，我常待在她的身邊，晚上和媽媽睡一直到十歲，到了十一歲才獨立分

床，然而還是睡在她的床旁邊，媽媽也不怎麼管我。我的兩個哥哥都很愛我。我從小學讀到中學都是我爸爸給我錢唸的，家中有田地、房產，雖不是太好，總是溫飽的一個家庭，夠吃、夠穿一直到中學，但大學時却是大哥和二哥供給費用讀完的。

我廿歲時爸爸就給我訂了親，我的太太是我的姑丈孫職清先生的姪孫女，她是我的同鄉孫葆謙先生的女兒孫家宜。所以我的終身大事完全是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我對太太最初的一個印象是她的一條新的手巾，由我姑丈拿來教我洗一洗手巾，古時候人生病以手巾沖洗，可以沖喜。我廿四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，我的未婚太太拿一條新手巾給我沖喜，從這條手巾，使我幻想到我的太太是如何的一個太太。因為我廿歲訂婚，其間一直在唸書。廿四歲那年不幸得到傷寒，後來轉為肺炎、肋膜炎，幾乎整條命都要丟了，所以休學一年在家治療，經過了五個月才痊癒。

我廿五歲結婚，太太廿一歲，我比她大四歲。太太家裏也是有田地的，而且比我家多，經濟比我家好，岳父、岳母都很寵愛這位女兒，相對的也對我很好。太太在自己家裏是不用

做飯的，但我們家是自己做的，所以我太太十幾歲訂了婚，岳母就教她做家事。因為我是大學生，那時上大學的很少。我岳父當小學校長，但女兒却認字不多，所以她什麼事都順從我，因此可以說，我家裏是一個很快樂的家庭。（「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」全文刊畢，謹向復聰先生致最高敬意，並感謝林淑蘭小姐——編者）

